

生命的意义

□ 徐海成

某天,我骑着车,刚进村便被前面的三轮车挡住了去路。

那车上摆的是几个花圈,我知道,这个村子又失去了一个她的孩子。

从母亲口中得知,过世的是我家后面那位爷爷。爷爷90多岁了,在我印象里一直都极为慈祥。曾经好几次我回家的路上看到他,便停下来和他搭几句话,他的脸上一直带着微笑,他总是喜欢轻轻拍我的肩膀,对我说两句鼓励的话,无非是“好好学习”之类的。

我从小就贪玩,常在别人家玩到饭点,那户人家留我吃饭,我便假意推辞,直到被硬拉着留下。这个爷爷家我也吃过几次,印象很深,屋子只是一个平房,客厅摆着一张小八仙桌,整个屋子没有一块瓷砖,全是一块块砖头。

那时我才二年级,有天晚上在爷爷家吃饭,他老伴儿一直给我夹菜,我拿起个馒头咬下去,瞬间感觉味道不对,好像是馊掉了,不过我没吱声,总觉得说出来会有些尴尬。从小家人便教我“在别人家吃饭不能有剩的”,于是我在饭后把馒头拿着带回家吃。回家后父亲尝了一口,确实是馊的。我并没有嫌弃他们一家,我一直都知道

他很节俭,多年后想起这件事,心里的感觉很是复杂。

当我得知他过世的消息,我又想起村里这些年来陆续过世的人。我的父亲、伯父、邻居、给我红枣吃的伯母……是啊,他们那个时代渐渐落幕了。

作为普通人的他们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?是功绩吗?好像没有。是财富吗?也不见得……我想了很久,或许是一片树叶,一片能在他人心中留下影子的树叶。这些树叶的影子有深有浅,浅的更易被人遗忘,深的则会被多次想起。过世的人留在健在的人心中,他们是会被美化的,比如当我多次想起我的父亲,我想到的一定是他的爱,而非他对我的严厉;当我想起那位爷爷,我想到的一定是他的慈祥,而非他那过度的节俭,这就是死亡的意义。

死亡将一个人的身躯永远地埋在地下,同时将每个人安置在别人的心里。我们对一个人的死亡感到惋惜、不舍,那这个人便会更加愿意住在我心中。留下的不只是他的面貌,还有他的行为以及我们所感受到的精神,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,在工作中、在生活中、在家庭中……所以一个人死亡的意义,很大程度上是由

他生命的意义所决定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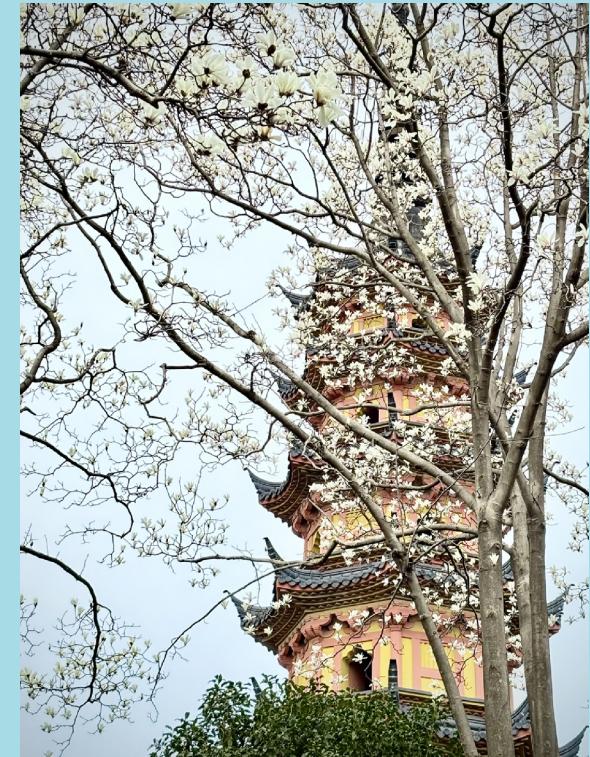
因此,要让我们的死亡更加有意义,要做的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有意义。当死亡来临,我们回顾这一生,或许大多数时候都是平凡的,但总会出现几个自认为不平凡的瞬间,比如想起自己的善举,想起自己的执着,抑或是自己勇敢追爱……它们共同铸就了一个东西:生命的意义。

如果苦难贯彻一个人的一生,那他这一生最大的意义便是学会坚强;如果幸福贯彻一个人的一生,那他这一生最大的意义便是学会珍惜……

倘若有天我将要面对死亡,我想我这一生的意义大概会是学习。我学着做人,学着珍惜,学着去爱,学着报答……我总是在不断试图学会那些我所需要的、对我一生都有益的东西。

当我想起有天我也会远离这个世界,我不再彷徨,我更努力地为自己所学到的东西去付诸实践,它可以是对家人的一句关心,可以是对自己善举的一次记录,也可以是周末兼职给家人的转账。

找到死亡的意义能供他人借鉴,找到生命的意义则是供自己借鉴,它能帮助我们明明白白地过完这一生。



双塔玉兰 张格菱 摄

长安布衣的春天

□ 张芳

前一阵天气转暖,换上春天的浅色风衣已不觉瑟缩,路上瞥见新建的小区旁有紫色的玉兰花含苞待放,不由得心动。中午有闲,很自然地便去看那几树玉兰。小区附近颇种了些花树,梅花已开过,桃杏梨花尚未到花期,可喜那紫玉兰在湛蓝的天空下开了十之一二。只顾着欣赏紫玉兰酒盏般的花托、玉雕般的花瓣,不知不觉竟迈过了一个小土坡。

在土坡下走走停停,心中的喜悦更浓醉,原来小路两旁开满了嫩黄的花叶纷披的迎春花——已然整整一个冬天没看到大片的花朵了,骤然之间看到那样繁多的娇美的春花,陡然感觉到春天真的来临了。是的,无论上一个冬天经历了怎样的严酷,现在都已成为历史,又一个簇新的春天千真万确地来到了我身边,此时一首美丽的咏春诗也蓦地涌上了脑海:“黄四娘家花满蹊,千朵万朵压枝低。留连戏蝶时时舞,自在娇莺恰恰啼。”

杜子美真不愧是“诗圣”,不过是很随意地在江边走一走,一个人观赏一回邻居家门前初放的春花,却一下子写出了这样一首秾丽真挚、脍炙人口的咏春之诗!老实说写秾丽的春天是有点难度的,笔墨淡了显不出沉浸在无边春色里的欣悦之情,浓的话则往往有堆砌之嫌,但这点难度对杜先生来说不算什么,开头轻轻一句“黄四娘家花满蹊”,春之秾艳已有了个初稿;“千朵万朵压枝低”,那是将春之繁丽描绘得更明晰了。结句“留连戏蝶时时舞,自在娇莺恰恰啼”,自然是借景抒情,莺蝶恋恋不去,可不正是诗人沉醉花间不忍离去?那清脆的一声莺啼真可以抵十年尘梦的。

离开那个迎春花盛开的小

四季中的杨桥古村

□ 朱宣宣

说起杨桥古村,它坐落在前黄,离我家很近。村中心是一汪鲤鱼池,左侧是萧萧竹林、云木深叶,右侧是房舍屋宅、闲散炊烟。

盛夏有瞿蝉,碧绿的池里则捧出一径粉白菡萏,翠色荷叶轻而俏地卷起细边,叶面倾斜,低垂的一侧稀稀松松地敲着水面。那薄叶颤巍巍,小鸡啄米般地挨上两三下,之后忽然整个儿蔫巴下去,弯着腰一头猫进水里,滚出一溜白边细浪。

每每此时,我就会从脚边捡起一块细小石子,朝着那成精了似的荷叶来上一记。“哐当”一朵小小的水花过后,那叶子必然咻地立正,只见正下方的水里银鳞一闪,涌起的水流里惶惶然夹着一尾匆忙逃窜的鱼肚白。

池前有古寺,梵音在空旷四野里一遍遍地回荡,清脆的木鱼声响在深秋的暮夜向远处迢递。庙门两侧是斑驳的石狮,口衔绣球,爪按幼兽,睥睨目光向下横扫,端的是一脉庄严肃穆。殿前门槛刚过脚踝,抬眼便见金身佛像明眸善睐。室内常有炉香氤氲,深秋的丹桂香从远处飘来,深深浅浅的香交织在一起,在金墙褐瓦间缭绕。隔



瓜、糯米甜藕……食物的味道挨不过时光的淬炼,但那轻而巧的甜香在回忆一遍遍地洗练里越发凝实,丝丝入扣。

杨桥古村,比不得闻名全国的“江南名士第一巷”青果巷,攀不上苏州的小桥流水与靡靡丝竹,又够不上扬州的桥洞明月与玉人笙箫,但古村的原始基因由表及里,腌得两旁的村庄都入了味。街道纵横、房梁古朴,有些空荡荡的旧式屋舍里仅剩阴凉四壁,残砖碎瓦散落在乌压压的草窠上,布满裂隙的表面伸出几点苔花。年少轻狂的我曾觉得,这里的每一帧都是重复着的索然无味,直到那天打开图库,沿着时间的脉络滑动页面,忽而发现这些相处连起的画面早已贯穿了春秋,形成串行的诗词。

杨桥的路闲散地通达着四面八方,连缀起岁月流转,流连着四时交替。我在交错的时光背景里远望,见矮屋斜行,行行不变。我曾感怀于它的籍籍无名,它却在这无名里落下深根,攥住了流年。这里有料峭春时花,有喧腾夏里蝉,有飘逸秋云雁,有冷峻冬中雪。不知不觉间,古村的风致浸透了我的回忆。